

江花

俗世

A16

绵长的思念

■文/沈伯素

每当读到古诗“细雨鱼儿出，微风燕子斜”，脑中便有《燕双飞》的旋律萦绕：“燕双飞，画栏人静晚风微。记得去年门巷，风景依稀；绿芜庭院，细雨湿苍苔……”歌是我在私塾跟叔父学唱的。那还在少年时代。

叔父沈赛耕曾是金坛中学华罗庚的同班同学。他虽然没有华罗庚那样的天才，却是当地公认的优秀教师。他的语文、算术水平在十里八村顶顶出名，还会教唱很多歌曲。但七十多年前我们那片山区，日寇横行，暗无天日，原来的学校都关门了，到哪里去教语文、算术？能搞起个小小的私塾，就算登天了。

叔父的私塾真小：两三张条桌，包括我在内的六七个学童。那时候，汪伪政府要求私塾使用他们编印的课本，年少有志的叔父就是不肯用那种印有“满洲国”地图的书。他放一本在桌面上遮眼，免得鬼子汉奸来找麻烦。平日里只教《百家姓》、《千字文》、《幼学琼林》和“四书”，还教珠算“一上二去五”，更在私下偷偷教唱《松花江上》、《大刀歌》等抗日歌曲。他说，中国人总不能被欺侮得当哑巴吧！私塾里所有童子都会唱抗日歌曲，歌声给小山村添了不少抗日氛围。而《燕双飞》却是另一类型的歌，歌词生奥，曲调婉转，叔父是不教的，但他自己却总唱。

那时候，日寇、汉奸三天两头四处寻衅生事，村子里甚至发生了新媳妇被日寇轮奸至死的血腥事件。为此，私塾也办得不安宁。果然有一天，有

消息说日本鬼子可能要抓叔父。原因是他参加的篮球队的队长，已经被鬼子用绳子捆绑着在冰冷的河水里拖来拖去，快拖死了。鬼子一定要篮球队队长交代篮球队就是游击队。这样，叔父的私塾也办不下去了，他逃到离家十多里外山沟里的一个单门独户当了家庭教师。

那年我八岁，叔父逃走时也把我带去了。他既教我读书，又照顾我的生活。我因年幼常常想家。有次正当我伤心，叔父突然对我说：“走，我带你回家看看。”于是，叔父背着我走在崎岖的山路上，跨土坎，穿茅草，不一会就出了一身大汗。他的前额总是布满汗珠，用手指一刮再一甩，地上就是一长条水迹。即便那么累，他一路上还不时唱几句《燕双飞》。

叔父是我家老辈中唯一的知识分子，我非常尊敬他，他爱唱的歌我都想学。但《燕双飞》不是《三只老虎》，小小的我学起来比较吃力。但越难学我越想学。当时我并不知道《燕双飞》是影片《芸兰姑娘》的插曲，又从未看过电影，也就不了解电影主人公芸兰姑娘在逆境中同强敌抗争的苦难生活，以及她在复杂苦闷中备受煎熬的苦涩心情，我只是努力模仿叔父。

时隔七十多年，网络使我第一次看到了歌谱和有关歌词的解释。此时的我已能理解《燕双飞》的深沉意境。

燕如歌，歌如燕，燕双飞，穿越了七十多年《燕双飞》延绵了我的思念。叔父，你在天堂还唱《燕双飞》吗？

共老

■文/王丰江

我和妻子同一年出生于相邻县的偏僻农村，双方父母均为文盲或半文盲。17岁时，我们各自从村里初中考取同一所苏北中专学校，成为同班同学。从同乡相识、同学相知到恋人相爱，我们一起穿越海边云台小镇的街巷，漫步黄昏的盐场田圩，倾听月色下的海涛声，从从容容，在红尘中保持内心的朴实与安定，简单爱。

工作后，我们所在的单位分处两个县，虽然同属一个地级市，但两地之间电话仍是区间长途。因单位限制区外通话，我会将听筒键根据电话的每个数字，连续按几下停顿一下再连续几下，以逃避监控。为的是接通电话，就能听到她开心的笑声或不开心心的倾诉。每次错过周末班车，我便一边骑自行车一边听广播新闻或音乐，一路欢愉奔向她所在的那个城市角落。而当老家农忙，她则会坐班车和我会后再骑车回去，一起到农田里帮父母劳作。每当这时，看到她阳光下满脸的汗水和风吹起的长发，我都会欣然一笑。

时光轻缓、情爱静美。我们从同学起共处8年后，恰逢那年情人节和元宵“双节”重合，我们便自行粉刷单位分配的小屋，

邀亲请友见证了我们简约的幸福。那时尚处上世纪九十年代初，西方“情人节”很多人是不在意的，往往忽略不计。当时，我请单位分管领导主持婚礼，他还跟我说这个日子不好，因春节期间大家要回家过元宵节，重要的是“14”不吉祥。我跟他解释，这是我俩特意选择的，因中外两个“情人节”同日。

岁月轮回，今年元宵节和情人节再次相逢，这些年来的艰辛与美好、平凡的幸福与真实的酸楚，也与我们一起从花样年华直到今天。我们各自调换过几次单位，从县城到城市搬过四次家，也偶有争吵、抱怨，但这不正是平凡家庭幸福的背景与铺垫吗？结发易共老难，茫茫人海中两人结合，是0.5+0.5=1的完整。因为我们各有缺点缺陷，而家不是讲理和算账的地方，需要爱与付出。

人世中最浪漫的情感，一种叫相濡以沫，一种叫相忘于江湖。如今我们彼此已成为对方的亲人，正如妻子电话通讯录里我的名字就是“王亲人”。所以，尘世的婚姻不是较量，而是一场修行。只要用心，到处都是浪漫，珍惜每个日子，共老的细节便能绵长而真实。

甩钩

■文/白登峰

周末，闲来无事，顺着运河边的小路漫步，不时看到有人钓鱼。看他们垂钓换饵的样子，不由想起童年甩钩的往事。

我的家乡在长江之南，靠着洞庭湖，离君山很近。虽说是鱼米之乡，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，稻米并不多，难得吃饱饭。不过，跟别处稍有不同的是鱼不少，湖区边上的河、渠、塘里面，什么鱼都有，只要有办法，就能吃到鱼。那时公社大队也管不了这么多，只要捕得到鱼，就由着我们干。

周一至周六，我们要步行十几里去上学，路上很多时候是沿着水边走，可以看到鱼在水里游。有一种叫做油叨子的鱼，身子细长，嘴巴小，速度快，有点像刀鱼，可以做汤，味道特别鲜美。这种鱼主要在水面上游，看到食物就冲过来，速度很快。每次下钩时，它都能把饵吃了而不被钩着，从而快速逃跑。但它有一个缺点，就是盲目。只要水面上有一点动静，它就会迅速冲上来，不管三七二十一咬住就跑。可能因为速度太快，常常来不及看清楚就下嘴，且一旦咬住就不松嘴，所以，常常咬错了。而它的这个缺点被我们发现后，我们也就找到了抓住它的方法。

上学路上，没时间抓鱼，我们就先选好点，看准一个鱼最多的地段，放学后再来此处钓鱼。我们会偷偷准备好一个非常小的钩，

接上一截线，用纸包好，放在书包里。放学后，我们再就地取材，折上两根比较软的柳枝，一根圆珠笔粗，有点弹性，一米多长，用来做钓竿，一根笔芯粗，半米长，把枝干圆溜溜地从树皮中抽出，在枝头形成一个结，这样可以把鱼串成一串而不会掉下来，算是鱼篓。

一放学，我们就顺着小河、水渠往家赶。我们把线和钩系在粗柳枝上，在钩上缠上一个小棉花球，一边赶路，一边把钩子往河里甩，等钩子一接触到水面，我们就迅速拉起。水面上一有东西，油叨子就迅速冲来，看也不看便扑向钩上的棉花球。就在这一瞬间，钩子被我们拉了起来。我们往岸上甩的时候，有的鱼嘴巴正好含着棉花球，有的鱼虽然把钩子吐了出来，但整个身子已经跟着钩子上了岸。把油叨子拣起后，我们直接用小柳枝从鱼的腮里穿进，再从嘴里穿出，串起鱼串。就这样，一路走，一路甩，回到家里时，细长的柳枝上已经挂满了长长的一串油叨子鱼了。

晚上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，开心地吃鱼喝汤。父母在田里劳累了一天，喝汤时声音很响。油叨子鱼不经煮，很少有整块的鱼肉，偶尔鱼刺上挂着一小块肉，我会和妹妹一起抢着吃，抢到后嘴巴一抿，满嘴肉香，就开心地笑，满屋都是农家的温馨。



图/东方 IC